

中国著名学府

逸事文丛

梁吉生 主编
李旭炎 连洁

副主编

南开逸事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G649.282.1
22
南

南 園 逸 事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中国著名学府

逸事文丛

梁吉生
李旭炎

主编
连洁

副主编



陈 荣 悌

冲破阻挠 献身祖国

1954年8月11日,陈荣悌登上了法国“自由号”客船,随着一声声汽笛的长鸣和哗唧唧搅起锚链的声响,轮船慢慢地驶离了美国纽约港口,陈荣悌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甲板上眺望着渐渐远离的美国大陆,庆幸自己经过两年的筹划,终于摆脱美国政府的胁迫,将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春雷,震动了大洋彼岸海外赤子们的心灵。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无不欢欣鼓舞,他们看到了东方的曙光,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已完成学业者多已归国,未完成者等待完成后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当时正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院学习化学的陈荣悌,经常去学校图书馆阅读报纸杂志,了解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情况,祖国治理淮河、成渝铁路通车、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兴建等消息使他非常兴奋。

1952年2月,陈荣悌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他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力啊!但是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凡学习理、工、农、医要求回国的中



国留学生,都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离境,违者将被罚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3年以下的徒刑,或两者兼施。许多留学生因申请回国而遭受美国当局的歧视、监视、审讯、拘留、入狱等种种迫害。同时,美国政府还利用诱使中国留学生申请“永久居留”、“公民权”、允许就业等笼络手段,企图阻止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当时一批热爱祖国的留学生,不顾美国当局的威胁利诱,甘冒失业、拘留等风险,利用不同的形式同美国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4年初,陈荣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低温研究室做研究员,从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他利用美国移民法中关于外国人要成为美国公民需要到美国驻外使馆领取移民签证这个空子,筹划回国。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要求它的机构中工作的人都应是美国公民,他们发现陈荣悌不是美国公民,就要他加入美国国籍。陈荣悌见回国的机会已经成熟,便表面上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他很快便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批准,并发还了护照,允许办理离境手续。当移民局官员问他要到何地办理移民签证手续时,他提出去香港,移民局官员说:“香港离大陆太近,不行!”他只好又说去西德。

移民局的官员对陈荣悌劝诱说:“你别回中国去,美国是天堂,千千万万的外国人都想到美国来,你切莫错过当美国公民的机会。”又恫吓说:“中国大陆没有饭吃。像你这样受过美国教育的人回到中国大陆要被杀头的,”陈荣悌对此只是报以淡淡的一笑。

当陈荣悌途经法国巴黎时,受到美国使馆人员的监视,催促他办理完移民签证手续后,立刻回美国。为了避免美国人的纠缠,他赶快到瑞士日内瓦,找到中国总领事馆,在领事馆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布拉格和莫斯科,终于回到了他梦绕情牵的祖国。

回国后,为了实现当年立下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志愿,为了培养更多的青年学生,陈荣悌选择了南开大学,从事热力学、动力学、配位化学及络合催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这样,年仅 35 岁的陈荣悌教授开始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当时高教部曾指示南开大学化学系开设热力学专门化,但苦于力量不足。陈荣悌到校后,勇挑重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开设了热力学专门化的课程。他除了自编讲义、主讲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等课程以外,还筹建了热力学专门化实验室。此后,他还主讲了“化学热力学”、“反应动力学”、“统计力学”和“配位

物理化学”等课程,为化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陈荣梯还积极从事科研工作。当时,科研经费缺乏,设备简陋,他从实际出发,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如曾以一台借来的 PH 计进行络合物的稳定性测量为起点,在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陈荣梯以他的勤奋治学成为著名化学家。1980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院士)。

(化 文)

陈 晏 清

陈先生的理论品格

陈晏清先生不苟言笑,棱角分明、清清楚楚的脸就像理论一样,透彻澄明,干脆利索,先生说话三句不离本行,曲调稍微悠长一点的歌便抱怨:思维无法把握。

先生一直搞哲学,认为理论要有理论的样子,要说哲学的话,要把理论自身内在的逻辑贯彻到底,不能说一些含含糊糊、不痛不痒的话,做一些附庸风雅、不三不四的事。为此,十多年前,先生就呼吁:理论应以理论的方式为改革服务;而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则因简明、干练、透彻深受欢迎,多次再版,印数居高不下。

先生的这种要求苦煞了众弟子。每位博士生从选题到拿到证书不知要过多少道先生的“理论关”;理论贵创新,因此,选题有没有意义,能否站住脚,先对前提批判一番;开题报告必定是全体指导教师参加,还经常要求师兄师弟们参加,以给他们“紧紧扣”,每位教师“审问一遍、讨论一番,便是一个单元”。审得你头昏脑胀,不知东西;写作过程更不必提。结果便是弟子们觉得先生太“凶”。为了交流学术前沿,提高学科水平,先生制定了每两周集体讨论一次的制度,名曰“学术家园”。无论风

吹雨打,还是酷暑难耐,先生从不缺席。一次正巧下大雨,几位弟子以为取消讨论,自作主张不来参加,先生满脸不悦,重申“没有通知不能缺场”云云。一帮正襟危坐的师生脸红脖子粗地在透风漏雨、蚊蝇嗡嗡的陋室里讨论神圣的哲学问题,正好与外面蝇蝇苟苟、喧嚣浮躁的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理论要关注现实生活,为现实服务,是先生一贯倡导和实践的。哲学行当,这些年不太景气,日子不好过。先生说,哲学的不景气是因为哲学的“缺失”或“不在场”,即对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理应回答却没有给予回答,或答非所问。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系,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不能“失职”和“渎职”。为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哲学,即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行哲学层面的研究。对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既需要真诚的理论勇气,又要有不断超越的自我批判精神。刚开始时,先生坦言探索阶段自己许多问题也说不清楚;经过几年的思考,在今年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上,先生的《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弟子们知道,其中有的观点先生已做了较大的修改。

先生的日常生活远没有他的理论那么清晰,似乎总是马马虎虎、丢三拉四。据师母讲,先生吃饭忘“带牙”之类的事很多,但先生还是会做一些厨房里的事情的,比如能炒一盘很有味道的苦瓜,只可惜几次在先生家吃饭从未一睹先生的风采,大概先生仍有师道尊严的想法。一位师兄说,一次去先生家,半天不开门,原来先生正围着大围裙下厨房,必须摆脱俗务方可见人。

近来,先生常说年龄不饶人,看书稍长头就痛。但弟子们



却一直觉得先生的理论之剑更加锋利、寒光凛凛。值得先生欣慰的是，弟子们都还过得去，社会哲学学科也日益成熟，他主编的社会哲学丛书首批即将出版，所以，先生在弟子们庆贺他 60 华诞的晚会上说：你们总不会庆祝我吃了 60 年的饭……我们的学术搞好了，为社会做了贡献，才是最值得庆贺的。弟子们有感于先生的风范和恩泽，赋词先生，祝词如下：

爱智者何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恩师当之何愧？

受教者何愿？愿师道盛旺，愿虎威长存，愿恩
泽遍天下，愿河海常清晏！吾辈复有他求？

（李 哲）

邱 宗 岳

一堂课换来一座楼

邱宗岳先生是南开大学化学系创始人。他 1911 年去美国留学,是清末最早出国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之一。

在美国学成之后,邱宗岳于 1920 年秋回国。当时凭他的学历完全可以找到较高待遇的工作,可是不愿周旋于官场。在河南开封留美预备班任教一年后,受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救国精神的感染,1921 年,他来到创建不久、待遇很低、困难重重的私立南开大学任教,并创建了化学系,任系主任。这是继北京大学之后,在我国建立的第二个化学系。

南开大学化学系初创时期困难很大,没有实验室,不得不借用南开中学的实验室。因当时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经费需靠向官绅募捐来维持,用邱宗岳的话来说:“当时所谓办教育,实际上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学校的经费紧张得连最简单的玻璃器皿都很难购置。他总是把一个钱当作两个钱来用,购买软木塞都亲自去一个一个地挑选。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邱宗岳勇于开拓,他首先开设定性分析、高等无机化学及实验课,后来又相继开设热力学、定量分析、相论、理论化学、普通化学等课程。

1922年12月初,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称罗氏基金团)拟捐助南开大学理科教学,派该会驻华代表 Gee 来南开考察理科教学,并提出要亲自听中国教师讲课。有一天,校长张伯苓告诉邱宗岳;罗氏基金团准备给南开捐建一座科学馆用于理科教学,他们要听你的课,你可关系重大啊!邱宗岳满怀信心登上讲台。他讲的是定性分析课,语言简练,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把复杂的概念讲



得像清水一样清晰透明。听他课的美国代表惊赞不已,高兴地说,在美国大学里也很难听到这么高水平的课。

不久,罗氏基金团决定为南开建筑科学馆提供费用,并捐助科学馆的仪器设备。1923年10月,科学馆竣工剪彩,命名“思源堂”。后来师生们笑谈,邱先生一堂课给南开赢来一座楼。

至今这座三层楼还矗立在南开园,成为中美科学教育合作的象征。

(伟 冰)

何 廉

初到南开

我于1926年6月中旬搭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从温哥华开往上海。抵达日本横滨时,收到一封天津南开大学商科主任的来函,聘请我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那时中国大学当局往往凭借朋友关系对海外留学生的成就、学业及行止了如指掌,并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延聘为本校教师。许多南开教授尚在美国就学时,我就认识了。同样,我还认识几位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我在离开纽黑文之前,曾接到过暨南大学的聘请,月薪为现洋300元,我只答应回中国之后,再做考虑。

在某种意义上,南开的聘约似更为可取。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于是电报南开接受聘请,在神户上岸,取道朝鲜,进入东北,直奔天津。

大学校园位于天津南郊,离南开中学有三英里左右。校址原先是一大片水洼地带,风景秀丽。几座新建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以及全校员工生活区的建筑点缀其间,虽然处于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京畿地区,校园倒是一派田园



风光。

1926年,南开大学的全年预算超过了现洋50万元。据我回忆,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用来充实图书馆。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学时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

我被这种气氛所激励,作为商科的财政学与统计学的教

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20年代南开大学的教授生活是俭朴、充实而繁忙的。在严修和张伯苓的荫庇之下,南开在内战以及日本人侵入华北的不断威胁之中依然安定平静、蒸蒸日上。当政府机构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造成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都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此外,这里薪金水准很低,却可以按时如数照发。南开的生活费用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学教工区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间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现洋18元钱。教工之间的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开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们衣着简朴,生活俭节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

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的。

我第一年教的四门课是“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我的学生和南开的所有学生一样,都是从像南开中学和扬州中学那样当时在中国的好学校的学生中认真挑选出来的。他们来自全中国,出身各异,有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的社会观和经济观大体相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现代化的良好的高中教育,接触过比较先进的思想,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语言和数学的训练。

(何 廉)

何炳林 陈茹玉

院士夫妇的儿女情

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是现今中国科学院屈指可数的伉俪院士。今年，两位老人一位 80 岁，一位 79 岁。他俩 1946 年结婚以来，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相互牵手，相濡以沫，并共同养育了三个儿子。作为科学家，他们学术成就显赫，作为孩子们的父母、孙子们的爷爷奶奶，他们也同普通人一样，有着常人所具有的挚爱亲情。

1947 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天津出生，为了照料刚刚出世的孩子，陈茹玉没有跟随丈夫一同去美国读书，直等到孩子 1 岁的时候，才把儿子交给母亲照看，然后去美国与丈夫团聚。1949 年和 1952 年，他们夫妇的另外两个儿子也相继在美国出生，而 1952 年也正是他们夫妇双双获得印第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的一年。可以想像，两位年轻的父母在异国他乡，既要读书做学问，又要照料年幼的孩子，真是够难的。此后，他们又在不同的部门从事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直到 1956 年回国。

刚刚回国的时候，两个生于美国的儿子不会讲中国话。在学校的幼儿园里，老师和小朋友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



话,别人也听不懂。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整天忙于工作,更是无暇照顾他们。好在两个孩子非常聪慧,很快变同小朋友打成一片。与姥姥生活的大儿子,因是在传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非常听话,学习也好,而与他们夫妇在美国生活的老二、老三因受到美国式的教育,则显示出调皮、贪玩的性格。那时,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的主要教育对象是老二、老三,与孩子们交谈的时间,大都是在饭桌上,最多的话题是要孩子们不要说谎,要做正直的人。三个孩子上学后,何先生就主要负责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谁的成绩不好,他就单独辅导。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三个儿子又先后去了美国,老大从事药物研究,老二、老三从事计算机研究工作。三个儿子的小家也分别安在了美国。三个儿媳为两位老人生了五个

孙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还在幼儿园。两个大孙子今年报考大学,都非常聪明。惟独让老俩口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孙女。

晚年的老俩口,仍然忙着他们的事业,带着他们永远带不完的学生。闲暇的时候,他们经常拿出儿孙们的照片,尽情地欣赏儿孙们的模样。1996年,老俩口去美国访问讲学,儿孙们都从不同的城市聚到一起,老俩口也尽情地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三个儿子虽远在美国,却十分牵挂父母。他们轮流回国探亲,每次回来,他们都尽力给父母干活儿,为父母添置生活用品,包括粉刷墙壁,包括整理父母的每一本相册。1997年,二儿子回国探亲,专门请人更换了卫生间的浴盆,为的是老人洗浴方便。还为老人购置了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并教会老人使用。老人家里经常来客人,老俩口都要向客人们介绍孩子们的劳动成果,每当这时,他们的眼睛里都饱含着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

老俩口爱孩子们,孩子们也想念他们……

(温丽丽)